

藏汉双语

ཡུལ་པ་འགྲོ་བ་མཁས་པ་ཚུ་ལུ་ལམ་ལ་བརྟུན་པའི་སྒྲུབ་ཀྱི་རྒྱུ་ལོ།

ཕུ་འཁུལ་ལུ་ལོ།

ཡུལ་པ་འགྲོ་བ་མཁས་པ་ཚུ་ལུ་ལམ་ལ་བརྟུན་པའི་སྒྲུབ་ཀྱི་རྒྱུ་ལོ།

ཕུ་འཁུལ་ལུ་ལོ།

当代藏族母语作家 代表作选译

柏玛卷

拉先加 扎巴 扎西东主 著

龙仁青 译

ཡུལ་པ་འགྲོ་བ་མཁས་པ་ཚུ་ལུ་ལམ་ལ་བརྟུན་པའི་སྒྲུབ་ཀྱི་རྒྱུ་ལོ།

四川人民出版社

藏汉双语

འཕྲལ་པའི་ཁྱིམ་འཛུགས་ལྟེན་འཇུག་གི་རྒྱ་ཁག་རྒྱ་མཁུ་

ལྟེན་འཇུག་གི་རྒྱ་ཁག་

འཕྲལ་པའི་རྒྱ་ཁག་ ལྟེན་འཇུག་གི་རྒྱ་ཁག་འཛུགས་ལྟེན་འཇུག་

འཕྲལ་པའི་རྒྱ་ཁག་



当代藏族母语作家 代表作选译

柏玛卷

拉先加 扎巴 扎西东主 著

龙仁青 译

འཕྲལ་པའི་རྒྱ་ཁག་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 柏玛卷: 汉、藏/
龙仁青译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220-09989-2

I. ①当… II. ①龙…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汉、藏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8646号

DANGDAI ZANGZU MUYU ZUOJIA DAIBIAOZUO XUANYI

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 (藏汉双语)

—— 柏玛卷

拉先加 扎巴 扎西东主◎著
龙仁青◎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仁增才让 张春晓
张 妮
戴雨虹
蓝 海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制 作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h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成都金色华林美术图案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40mm × 208mm
9
219千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989-2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目录 /
དཀར་ཆག

冬虫夏草 001

དབྱར་ཙུང་དགུན་འབྱ། 034

伊峨神山与圣城拉萨 085

ཐིན་པོ་གཡུ་རྩོག་དང་ཉི་མ་ལྷ་ས། 133

母亲 · 母鼠 207

ཨ་མ་དང་ཅིག་མ། 238

冬虫夏草



拉先加 著 龙仁青 译

—

黎明时分，蜗居在青藏高原以东的一条山谷的群增忽然醒了过来。他是被一泡尿憋醒来的，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感到他的下身有些隐隐作痛。覆在头顶的塑料布在冷风中不断摇晃着，朦朦胧胧的塑料帐篷里，两个同伴打着呼噜，就像较着劲一样发出高低和长短不同的鼾声。

群增为去还是不去撒尿的问题在心里斗争了一会儿，最后，身上的隐痛还是战胜了心中的懒惰，他爬起身来，走出了帐篷。正是初夏已过，仲夏来临的季节，但高原的夜晚依然寒冷，吹拂不止的冷风中，群增不由打起了寒战。

撒完了尿，群增感到就像从身上卸去了什么重物一样轻松，他



不由地闭上了眼睛。接着，他慢慢地抬起头来，举目仰望着头顶的夜空。夜空中繁星点点，浩荡的银河向西边的天际铺泻而去。群增就这样仰望着，他忽然觉得自己就站在这世界最高处的一隅，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星星。周边的一切似乎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酣睡着，附近几顶塑料帐篷下垂的边沿在风中哗哗作响，偶尔还从帐篷里传来一两声呼噜声。远处的群山在黑暗中变成一条朦胧的剪影，下弦月斜倚在天边，清瘦的光影就像在浓酽的茶水中即将化去的一块酥油。风从山口吹来，似乎在轻轻抚摩着这片高地的睡梦。在这条山谷里，刚刚撒完尿的群增就这样仰望着夜空，环顾着周围，他似乎看到了无数根冬虫夏草在杂草的缝隙里，摇晃着小小的头颅看着他。

返回到帐篷里，方才的睡意就像被什么偷去了一样，群增再也睡不着了。他好半天圆睁着眼睛，睡在旁边的才合加来回翻转着身子，忽然梦呓了一句什么，群增还看到他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含糊的梦呓里，群增清晰地听到了“冬虫夏草”这几个字。其实，群增的睡意就是被这冬虫夏草偷走的。

群增他们是从黄河岸边的农业地区到这片高寒的草原上来挖冬虫夏草的，人们习惯地称呼他们为“卜果”^①，每每有人这样喊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应声答应着。

冬虫夏草是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一种奇特的生物，只有茎，没有叶，根部就像一条细长的虫子，在杂草的缝隙里，就像插上去的一根火柴一样不事张扬地生长着。这几年，这种生物的价格暴涨，出现了许多专门做虫草生意的商贩，人们就称呼这些人为“卜

① 卜果：意为挖虫草者。

纽”^①。随之，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卜从久巴”指的是“卜果”与“卜纽”之间的交易。一个这样的市场逐渐形成，到牧区挖虫草和买虫草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小小的生物到底有什么奇妙之处，更不知道它怎么会如此值钱。人们也懒得去考虑这些，对挖虫草和买虫草的人来说，他们要考虑的就是钱，挖到多少根虫草，能变成多少钱，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藏族有句谚语说“金子虽然贵重，但它生在土里”，平凡的土地把虫草奉送给他们，他们为虫草而欢乐，为虫草而悲伤，他们的一切就系在这小小的虫草之上。

这个晚上，群增回想着这几天来的收入，不由地叹着气，在失望和担忧中，不知道外面的天空已经放亮。

清晨，空气清爽而甘冽，搭建在这条山谷中的几顶塑料帐篷就像一只只巨大的蘑菇，在这片碧绿的草地上呈现出一种异样的风景。当帐篷里的人们先后走出来的时候，金黄的阳光从东山顶上普照着草原，氤氲的晨雾缠绕在群山的额首，群山因此显得高峻挺拔，就像藏族神话故事里那些穿戴着金色盔甲的武士。在他们搭建帐篷的地方，一泓清泉从乱石丛中喷涌而出，蜿蜒着向谷底流去。溪流对面平坦的草地上，一家牧户的帐篷搭在那里，帐篷顶上一缕青烟袅袅上升，飘散在天宇的蔚蓝之中。一条黑褐色的藏狗爬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看着帐篷的门首，羊圈里的羊群咩咩叫着，向帐篷前的草滩四散开来。

这家牧户的草场很宽阔，绵绵延延地伸展在平川山谷之间，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这家牧户是山谷里这些“卜果”的“老板”——

① 卜纽：意为收购虫草者。



他们要在这家牧户的草场上挖虫草，就要给这家主人上交一定的草地费，如此才能取得在这片草场上挖虫草的资格。这已经成为一种规矩。

群增、才合加和周先三人每人吃了一只从镇上买来的饼子，便踏上了去挖虫草的路。住在他们一侧的那对汉族夫妇也不甘落后地跟了过来。离他们稍远一些的那顶帐篷里住着一对年轻人，他们是昨天才来的。那位脸庞白皙，留着一头长发的藏族小伙子是内地一所大学的学生，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位白净温和，甚至有些胆小的女孩。昨晚，他俩来到群增他们的帐篷前，与他们一一握了手，那位小伙子还给他们每人让了一支烟，他自我介绍说：“我叫目松巴^①。”群增他们看着他，感觉这不是一个藏族人的名字，对这样两个人忽然跑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来干什么也很是不解。那位小伙子似乎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便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不是来挖虫草的，我们是利用学校实习的机会，到这里来搜集素材的，素材就是……”小伙子伸出右手，把盖在脸上的头发梳理到后面，不知道如何向群增他们解释什么是“素材”，脸上是一副无奈的神情。

“就像你们村里的人偶尔也会到城里去一样。”他说着，用手抚摩着身边那位姑娘的头发，又说，“她是画画的，这次到牧区是来写生的，而我是个诗人……”说到这里，他的脸上再次出现无法向群增他们作出解释的无奈神情，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把烟头装入了口袋，说“不能弄脏了这片圣洁的土地”，他的言行让群增他们感到新奇。

这两位大学生的帐篷，不是群增他们那样简易的塑料帐篷，而

① 目松巴：第三只眼。

是一个可以随便折叠、叠起来就变成一只小小的手提袋、而放开了就是一顶可以住进两个人的低矮的帐篷。群增他们以及那一对汉族夫妇看了都赞叹不已。

他们走出帐篷挖虫草的时候，那一对大学生还没有起来。

“喂，等一等！”才合加朝着走在他前面、离他有几步之远的群增的背影喊了一声。

“你们快一点不行吗？”群增依然大步流星地走着，都没有回头看一眼。才合加和周先急忙紧走几步，跟上了群增，他们并肩向前走去。

此时，清晨的阳光洒满了大地，他们黑瘦的脸上也闪耀着一片金色的光芒，群增朝着太阳大声喊叫了一声，远处的群山里即刻响起了悠远的回声。此刻，他们三个人的心里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希望，身上聚集着新的力量。

他们肩并肩大步向前走去。

二

一曲山歌隐隐约约从远处的山脚传来，却看不见那个放声歌唱的歌者。羊群四散在山野中，悠闲地啃吃着青草，偶尔传来走失了的母羊和羊羔相互寻找的咩咩叫声。天空中飘荡着一片云彩，云彩下一只山鹰盘旋着，似乎是在寻找一只大意的猎物，它黑色的影子在羊群之间飘忽闪动着。

那家牧户人家的儿子骑着摩托车，穿过前面宽阔的草滩，向着镇子的方向驶去，他的妻子正在羊圈里弓着腰收拾羊粪；帐篷的主人则安逸地坐在帐篷前，两个孩子围拢着他，在他的周围跑来跑



去。主人偶尔把一只手放到额头上，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张望着，他是在寻找在他家草场上的那几个“卜果”。

牧人的生活总是这般安详恬静，然而，作为“卜果”，他们却要在这草滩上不停地寻找冬虫夏草，一刻也不能安闲下来。群增在长势茂盛的草丛中寻找着虫草，他看到了一个充满生机勃勃的世界。碧绿的草丛、聚集在草叶上的露珠、色彩各异的散乱的野花、忙忙碌碌的各种虫子，还有不断袭入鼻孔的各种花草的香气……群增是个喜欢浪漫的人，当他沉迷于这个奇异世界的时候，他幻想着自己变成一只金色的蜜蜂，在这里自由地飞来飞去。前面的草丛中忽然出现了一根虫草，他立刻由那只金色的蜜蜂变回原形，把手里的小镰头甩了过去，草叶上的露珠被震落到地上，几只虫子惊慌地逃窜着，而这同时，群增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觅，群增才从这杂乱的草丛里找到了这根虫草。可是，就在他认真寻找虫草的时候，一直窥望着那两个大学生走出帐篷后的一举一动的周先却在这时候朝着他走了过来，并在群增发现那根虫草的地方不断地翻找着。不大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说着“这里也有一根”，便把小镰头使劲甩了过去。那声音就像是一个儿童忽然得到一件好玩的玩具。

“你这个讨厌鬼，你怎么知道我这里有虫草？”群增虽然不喜欢周先的所作所为，但也没办法。

“哼，我看到你脸上的微笑了啊，我就知道你找到了虫草，我早就看出来这一点了，哈哈，这里又有一根！”周先又大笑了一声。

“不好好去找虫草，却跑到我跟前来察言观色，你这样跑到别人的地盘来挖虫草，不感到羞耻吗？”群增有些生气，无奈地把小镰头扔到一边，皱着眉头坐在了地上。不远处的一个小草坡上，目

松巴带来的那个女孩支起一个三脚画架，眺望着远方，在画布上不断地画着什么。而目松巴却站在羊群的附近，与牧户家放羊的女儿说着什么。牧羊女不断发出的笑声也不时随风飘到这里，这一切在这高原纯净的天空下，就这样出现在群增的眼前。

“这怎么能说是你的地盘呢？啊……”周先继续在群增刚才发现虫草的地方翻找着，说，“这土地是国王的土地，这河流是王妃的河流，不是你的，啊……哈哈……又是一根，哈哈……”他一下找到了两根虫草，高兴得都有些失态了。

“既然这土地是国王的土地，这河流是王妃的河流，当时‘老板’要草地费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这个道理？”群增朝着周先的屁股踢了一脚，便换了个地方到别处找虫草去了。在此之前，周先也是如法炮制，挖走了好多本该属于群增的虫草，对周先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群增总是忍让着，他觉得他们从同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如果发生了矛盾总是不太好。但才合加却不像他这样看问题，有一次，周先也想去占才合加的便宜，没想到才合加立即火了，过去一把就抓住了周先的头发，群增马上过去拉架，还用“打架闹纠纷，亲眷之大忌”这样的谚语来劝解他们，才合加却说：“像周先这样的亲戚，没有比有还好！”

周先是才合加妻子的弟弟，平日里，总看到他的两只眼珠子乌溜溜地在眼眶里转着，一副聪明机灵的样子，但他却不务正业，喜欢恶作剧，做一些招惹人的事情。几年前，县民族中学开除了他的学籍，回到家里后，他又不愿意去做家里平常的一些事物，总是想着要去做生意赚大钱，没想到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欠了很多外债。这一次，才合加拗不过妻子的脸面，便带着周先一起出来挖虫草，但一路上他俩争吵不休，让群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高原盛夏的阳光毫无遮拦地照耀在大地上，干燥的空气中，光线如一簇簇尖利的针芒，直直地刺向每一个人的皮肤，让皮肤中的水分一点一点地干枯，直至每一张脸都变得黑瘦而没有光泽。然而，群增他们却对此不管不顾，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是在阳光中长大的，只有那对汉族夫妇用口罩捂住了脸，躲避着刺眼的阳光。平常，这对夫妇总是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寻找着虫草，对自己的收入情况也总是守口如瓶，群增他们想，谚语说“汉民深藏不露”，可能就是指这种情况。

才合加却对这一对汉族夫妇不以为然，他说：“汉民到了牧区，就像我们到了城市，所以我觉得他们挖到的虫草不一定比我们多。”群增却对那对夫妇有些佩服，他说：“这很难说，老人们常说‘汉族恒心大’，这些汉族不像我们藏族，不论干什么都能够坚持下来。”实际情况也可能如此，那对汉族夫妇总会在群增他们已经挖过了的地方挖到虫草，晚上回到帐篷后，夫妇二人来到群增他们的帐篷前一边吃着面条，一边和他们开玩笑道：“今天你们把找到的两根虫草中的一根留给了我们，谢谢你们！哈哈！”

这天，这对汉族夫妇钻到这个有点像巨人的胯裆一样的山谷深处后一直没有出来，周先说“他们可能品尝着野合的滋味呢”，才合加却认为“他们找到了一处虫草比较多的地方”，群增对他俩说：“同样的地方，能不能挖到虫草，全看自己是不是用心在找，有没有认真去挖。”他们就这样一边聊着天，一边吃着各自带来的饼子，算是把午饭吃了。这会儿，目松巴和牧羊女不知道去了哪里，画画的少女却去了“老板”家的帐篷前，好像正在给帐篷前的主人和几个孩子画画。

群增他们远远近近地看着，躺在草地上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

其实在他们心里，一点也不安然自得。他们交了草地费的这片草滩上，并没有挖到多少虫草，他们为此而着急。当初，“老板”收了他们每人700元的草地费，限定的时间是20天，现在已过去十多天了，可是挖到的虫草还没有把交出去的草地费赚回来。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就这样担心着，着急着。

可是，越着急就越是挖不到虫草。到了下午，他们又换了个地方，他们在草滩上走来走去，但并没有挖到多少虫草。才合加疑惑地问群增：“群增，是我们没有用心去找，还是这片草滩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虫草？”还没等群增回答，周先就抢先说：“这片破坟地，就不是一片能挖到虫草的地方，我们上当了，这个可恶的‘老板’！”说着，把手里的小镢头扔到了远处，嘴里不断地埋怨着又把镢头捡了回来。群增则紧紧地皱着眉头，一句话也不说。

太阳西沉，随着阳光热量的不断减弱，一阵微风刮来。才合加把镢头扔在一边，低声地唱起了一首“拉伊”^①。

“是不是想老婆了？”才合加跟群增开着玩笑问道。

才合加停下嘴里的拉伊，却没有说话，眼睛定定地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紧闭着双唇，脸上有一种悲凉的神情，看上去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群增嘴里含着一根青草，咀嚼着，也随着才合加的目光向远处望去，他心里想，在远方的远方，以及在那个远方的远方会有什么呢？远方有没有边际呢？这样想着，觉得越发地难以想象，便不再往下想了。过了一会儿，才合加捡起身边的小镢头，说：“我今年一定要买一辆摩托车！”说着换了个地方向别处走去。

^① 拉伊：流传于藏族安多地区的情歌。



西沉的太阳把才合加投在草原上的影子拉得很长，在他的身影之外，是一派宽广宁静的高原风光。群增看着才合加远去的背影，不由想起了才合加老婆那张令人怜爱的脸，以及喜欢骑着摩托车到处兜风的村小学的老师周太尔，也想起了他们之间的好多传闻。但他对这些谣言还是有些怀疑。

三

当群山被夜色淹没的时候，“卜果”们回到了各自的帐篷里。

他们的所谓帐篷，其实就是一大片从镇子的市场买来的廉价的塑料布，硬生生地搭建在一块平坦的地方，勉强可以容身。刚刚吃完晚饭，目松巴带着那个画画的姑娘来到群增他们的帐篷前，他们围着一堆快要熄灭了的篝火聊了起来。正在这时，“老板”家今天放羊的女儿也提着一桶酸奶来到这里，于是，包括那对汉族夫妇在内的所有人便聚在一起吃起了酸奶。吃着酸奶，群增他们便和“老板”的女儿开起了玩笑，没想到“老板”的女儿却是个伶牙俐齿的人，说出来的话惹得大家不断地大笑着。那对汉族夫妇虽然不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看着他们欢快的样子，也跟着他们不断地笑着。目松巴一直想伺机加入到开玩笑的行列之中，但他却说不出一句像群增他们一样可以让大家拍手叫绝、捧着肚子大笑的话来，只好不断地用手往后梳理着垂到脸上的长发，向站在一边的姑娘极力翻译着群增他们开着的玩笑。那姑娘却像一只蜷缩在树枝上遭到雨淋的小鸟一样，静静地站着，除了偶尔露出一丝微笑以外，并没有像目松巴所希望的那样大笑起来。目松巴的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的幽默不能让你发笑，而你们的

幽默同样也不能让他们发笑，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说着朝自己的额头拍了几下。“老板”的女儿听了他的话，故意问道：“那你愿意抛弃汉族姑娘找一个牧民的姑娘吗？”话一出口，群增他们立刻大笑起来。不一会儿，那对汉族夫妇打着哈欠，回到自己的帐篷去了。低头站在一边的目松巴忽然很认真地说：“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献给我们的牧羊女！”说着，抬头仰望着群星闪烁的夜空，又看了看站在一边的“老板”的女儿，满怀激情地高声朗诵起了一首诗。群增他们虽然没有听明白目松巴朗诵了些什么，但看着目松巴激情澎湃的样子，还是感到很新奇。只是“老板”的女儿忽然不知道说些什么，看看天色，说她要回家去了。

“你的阿哥今天去了镇子里，你的嫂子今晚可以潇洒一回了。”群增对着就要回家的“老板”女儿说了这么一句，“老板”女儿接过他的话茬立刻说：“你想潇洒今晚上你就来！”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目松巴和画画的姑娘也手拉着手去了他们的帐篷。

大家走了，群增他们也钻进了自己的帐篷，但一时谁也睡不着，只好各自躺在自己的被窝里说起一些没有头绪的话来。

“喂喂！”周先忽然想起了什么，他问道：“你们知道虫草是做什么用的吗？”

群增接过话头说：“听说是强身健体的，是不是啊？”

“没听说过。”才合加似乎沉湎于另外一件什么事情上。

“哈，上没上过学的差别从这点上就体现出来了！”周先从被窝里坐起来，“书上说，冬虫夏草对男性有补肾的作用，你俩如果不信，就把一根虫草泡在开水里吃了，嘿，你俩肯定会受不了。”

“哼，如果你自己那玩意儿不行了，你自己试试看，我才不相



信呢！”才合加不屑地反驳道。

“男人们都是一样的，难道还会有能力大小吗？”群增故意招惹周先。

“当然有，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小学的老师周太尔据说就有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能力。哈哈……”周先说到这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便闭口不说这个话题了。实际上，他也听说了自己的姐姐和周太尔之间的那些谣言。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便起身说：“尿泡尿去。”说着从帐篷的边上爬了出去。

一股冷风钻进了帐篷，才合加就像睡死了一样一动不动，群增起身封好了帐篷的缝隙。群增一直想给才合加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闷声不响地躺下来。从“老板”家的帐篷里传来时断时续的狗叫声，群增胡乱想着什么，想到这次出来挖虫草的事，不由得想起了邻居的银杰大叔。银杰大叔是一位退休干部，很胖。村子里很少有胖子，所以银杰大叔走在村道上的时候就很显眼。不仅如此，他家那栋二层的红砖楼房、楼房上的卫星电视接收器，还有他家的拖拉机、摩托车，样样都显得那样张扬、威风。甚至他家的孩子也一个个穿得干净整洁，说起话来口齿伶俐，站在人群里满面放光，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周太尔是银杰大叔的二儿子，与群增还是小学同学。这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被老师用教鞭打得嗷嗷大哭，后来考上州民族师范学校，现在成了村小学的老师，经常看到他骑着摩托车去只有百步之遥的学校上课。说起来，群增家也是没落了的富户人家。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群增的阿爸起早贪黑地侍弄着自家的土地，而且还放养着一群羊。他们家也因此成了村子里数得上的富户。那时候群增还很小，姐姐们也还没有出嫁。但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变化，阿爸去世了，姐姐们

一个个都嫁到了别人家，家里只剩下群增和阿妈。母子俩相依为命，但他们家的生活却一下落到了村里的中下水平。老子英雄儿好汉，群增为了保住阿爸留下的荣耀，早出晚归地在自家的土地上劳作着，忙碌的样子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指甲缝里流着血，指甲根上淌着脓”。地里的收成虽然一年更比一年好，但单凭地里的庄稼，是不可能富裕起来的。而家里的羊群也随着村里牲畜的不断增多，有限的草场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到了春天，吃不上草的羊们一个个死去。群增感到这几年来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生活中的苦累越来越多，致富的路又是那样难走，有时他甚至感到这生活在某个方面出现了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群增总是喜欢拿银杰大叔家和自己家比，他发现两家的差别越来越大，心也就越来越凉了。银杰大叔家有两个人拿着国家的工资，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比群增家一年的收入还要多。面对这些差别，群增都不知道向谁抱怨。

“喂，你想什么呢？”才合加也没有睡着，他从被窝里坐起来，推了一把陷入沉思中的群增。

“噢，没想什么。”群增打消了心里天马行空一样的回想，岔开话题，说起了其他的事。他对才合加说：“听那个大学生的口音，好像是我们那一带的人，你觉得是不是啊？”

“我看不像，可能是城市里哪个藏族干部家的孩子，如果不是，怎么会不好好上学，带着个汉族姑娘跑到这种地方来啊。”才合加说着，突然说，“管他是哪里人呢，提他干什么，我俩还不如去找‘老板’的女儿说说话呢！”说着就爬出了被窝。

他俩走出帐篷的时候，黑暗中，恰巧碰上周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帐篷前。周先说他刚才到那对大学生的帐篷跟前“听床”去了，说完